



## 大会

正式记录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

第一四三三 次会议逐字记录  
1994年7月12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洛希亚先生.....(巴布亚新几内亚)

主席不在,副主席雷米雷斯·德埃斯特诺斯·巴拉谢尔先生(古巴)主持会议。

上午10时25分开会。

直布罗陀问题(A/AC.109/1195)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委员会面前有一份秘书处准备的工作文件,载于文件A/AC.109/1195。

我谨通知各成员,西班牙代表团已经表示希望参加本委员会对此问题的审议。根据惯例,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请西班牙代表团在委员会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苏卢埃塔先生(西班牙)在委员会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在这一项目的审议方面,我谨通知委员会,直布罗陀首席长官尊敬的乔·博萨诺先生要求发言。如果没有人反对,根据惯例,我建议邀请他发言。

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直布罗陀首席长官乔·博萨诺先生在委员会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直布罗陀首席长官发言。

博萨诺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感谢你给我机会,在此代表直布罗陀人民在特别委员会上发言。首先我要借此机会,正式感谢你的前任雷纳吉·雷纳吉·洛希亚大使,在1992年我第一次出席本委员会和1993年第二次出席本委员

会时,对我的热情接待。

我可以向委员会保证,从我来到这里的第一天起,我就感到宾至如归,生活在朋友中间。这鼓舞我,而且鼓舞直布罗陀人民,把本委员会当成是我们能够表达我们心灵深处的感情、使我们作为一个殖民地人民的权利得到承认和维护的场所。

我要说,我以把这一情况真诚地向直布罗陀报告。事实上,我在特别委员会上的发言和出席的情况已由直布罗陀电视转播,并得到我们本地报界的报道。我认为,这样作时,我们对于实现1988年11月22日关于非殖民化新闻宣传工作的大会第43/46号决议,作了一个小小的贡献,该决议要求继续和广泛地宣传联合国在非殖民化领域中的工作,特别是特别委员会的工作。当然,管理国投票反对这项决议,但是,直布罗陀领土政府完全支持这项决议。

自从我上次出席本委员会以来,大会又通过了另一项关于非殖民化新闻宣传的决议:1993年12月10日第48/53号决议。6个月前左右通过的这项新的决议也没有得到管理国的支持。该决议重申了我前面提到的那项决议中表达的许多思想。此外,(经还请秘书长在一些领域争取管理国的充分合作,增加有关特别委员会审议的各领土的新闻。它突出了新闻宣传作为促进《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目标的一项工具的重要性,以及在有效协助各殖民地人民实现自决和独立方面公众舆论作用的重要性。

我认为,我出席本委员会有助于协助实现这项决议的目标。事实上,我请委员会看看秘书处准备的工作文件。

他们将看到，我如何一贯地代表我的人民，——不仅在特别委员会和第四委员会上，而且在我能在国际上发言的每一次其他机会上——都阐述了同样的道理。我想，我们人民对在2000年根除殖民主义的努力支持，以及我们人民同特别委员会充分合作以实现这一目标的愿望，有助于造成一种有利于承认直布罗陀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的公众舆论气氛，我相信，承认这一权利正是这项决议的目标。

1993年12月10日，大会通过了另一项“《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的决议，即第48/52号决议。在此，我谨提及这项决议中的一项内容，因为我认为，这项内容同非殖民化新闻宣传问题有关。

第48/52号决议第11段还要求各管理国继续同特别委员会合作，协助其执行任务，接受观察团前往各领土取得第一手资料和查明各领土居民的意向和愿望。

这项决议又一次没有得到管理国的支持。但是，我所代表的政府，即领土政府支持这项决议。主席先生，很遗憾我不得不告诉你，尽管我们政府已要求管理国作出必要的安排，邀请特别委员会派出视察团访问我国，以取得第一手资料，并查明居民的意向和愿望，但这项建议却遭到了拒绝。

尽管我赞赏这项决议要求管理国这样做，但我要向特别委员会指出，该项决议并未禁止非自治领土的领土政府实际上主动发出这一要请。现在我想借此机会正式公开地发出邀请。我认为，向本委员会证明我为协助它执行任务还向它提供情况的准确性的最好办法莫过于给委员会代表团机会到直布罗陀来，让他们自己亲眼看看我们的现实情况和我们作为一个民族所具有的现实特征。

在我们看来，第48/52号决议的很多内容都与直布罗陀的殖民状况直接相关。我要说，我们领土政府深受鼓励地看到，在决议第4段中，大会再次重申支持在殖民统治下的人民行使其自决和独立权利的愿望。从委员会获知直布罗陀人民行使其自决权利的愿望至今已有30年了。我要说，30年时间并未削弱我们的决心，相反，我们比以往更加坚定地决心确保我们的这项权利不被任何人从我们手中夺走。

第48/52号决议中没有任何地方说直布罗陀在这方面与其他任何殖民领土有什么区别。正如我以前在1992和1993年出席特别委员会会议时指出的那样，自决原则优先于其他任何对照标准的普遍性和适用性已多次得到反复的声明。但是，我认为，我应该进一步阐述这一点，以使特别委员会清楚

了解直布罗陀人民的真实特征，并一劳永逸地揭露25年前企图剥夺我们的这项权利而使用的论据的荒谬性。在这样作时，我特别考虑到决议的第10段。该段要求特别委员会继续寻求适当途径，立即充分执行《宣言》，并在所有尚未行使其自决和独立权利的领土内开展大会为铲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要求的行动。该段特别要求特别委员会拟订消除殖民主义残余现象的具体提案，向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提出有关的报告。

先前我已说过，第48/52号决议有很多内容都直接适用于直布罗陀。看看去年12月10日这项决议的措辞，我想任何人都不会认为它有什么别的意思——主席先生，大会要求特别委员会完全是为了使18个非自治领土中的每一个领土的人民行使其自决和独立的权利而提出建议，特别委员会继续对这些领土负有责任。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决议第10段中所载的具体要求。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引述第10(a)段对本委员会提出的要求：

“拟订消除殖民主义残余现象的具体提案，向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提出有关的报告”。

第10(d)段要求委员会

“继续对小领土给予特别注意，尤其是定期派遣视察团”，

我已经提到这一点，我已指出，就托管政府而言，它非常欢迎派出这样一个视察团。该段接着要求委员会

“向大会建议应该采取的最适当步骤，使这些领土的居民能行使其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我非常重视这些措辞。我想明确指出，我刚才向特别委员会提出的意见中先发制人地防止本委员会在决议所要求的任何其他基础上向大会第四十九届提出任何建议的可能企图。这项决议并未要求特别委员会因为邻国的领土要求而对任何殖民地人民的自决权提出质疑。

主席先生，我向你指出，在考虑（你无疑将在委员会中这样做）你如何对这一请求作出反应以及委员会就继续存在殖民主义表现的每一个领土向大会提出什么具体建议的时候，大会要求委员会在这些审议中所考虑的唯一重点是什么是使该领土人民能够行使其自决权利的最好方法。主席先生，我向你指出，企图以不同的方式对待直布罗陀——向直布罗陀人说，“在你们的问题上，我们所谈论的是可追溯到290年前的一项领土要求”——将不是让该领土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

的自决权利的方法,恰恰相反,这将是使殖民主义永久化和剥夺该领土人民自决权利的方法。这事实上将是对第48/52号决议的否定和对特别委员会的任务的否定。

我国政府的立场已在一切场合——每当我来到本委员会和有其它每一个机会的时候得到重申,这一立场就是“在没有自决的情况下实现非殖民化是不可能的。除非殖民地本土人民明显地、独立地行使了自决权,否则非殖民化是不会实现的。委员会可以看到,我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是我今年代表我国人民向特别委员会发言时必须完成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以确保我们不重犯、或者说不冒重犯过去错误的危险,因为重犯过去的错误将使实现直布罗陀非殖民化不大可能发生。

尽管不象管理国,西班牙王国对48/52号决议投了赞成票,但我们大家都知道,它争辩说自决原则不适用于我们的情况。我们驳斥这种论点,这个论点是30年前在这里首先提出的。因此,征得委员会同意,我将论证这一论点今天是完全不适用的,如果30年前这个论点确实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

我真正认为,如果大约25至30年前我们人民的自决权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这是因为直布罗陀局势受到军事活动在经济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影响。

在1993年10月12日我参加第四委员会的会议时,我提请大家注意这一点并指出,1967年在同样的第四委员会面前,西班牙政府当被英国政府挑战性地要求声明西班牙是否将接受直布罗陀自决时回答说,联合王国应当首先撤除其军事存在,然后西班牙将愿意回答这一问题。我当时指出,在其间的30年中,军事存在已经撤除,没有任何明显的迹象表明西班牙关于直布罗陀人民权利的立场有所改变。

我要用一段引文来阐述这一点。这是西班牙政府于1966年5月18日在一份含有直布罗陀非殖民化建议并提到直布罗陀人民的照会中发表的一项声明。我挑选这段引文,因为委员会和你可能比我更有资格评估这段话的意义。我们在这项声明中被描述为一个人为组成的群体。该项声明说:

“直布罗陀也是一个人的总体,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英国今天的托词是,罗克居民应决定自己的未来,从而以自决的方式把该领土同其居民联系起来,这基本上改变了关于这一情况的原先说法,即这是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双边关系,然而,为了第三方的利益,西班牙被排除在这种关系之外。但这个第三方是无效的,因为直布罗陀只是一个军事基地,一个基地只能要么属于一个

占领它的国家,要么属于该基地所在国。任何其他说法将是荒谬的,例如坚持说,美国在古巴关塔那摩的基地在没有归还给古巴的情况下应当停止属于美国,并且应当由据称居住在那里的人口决定其命运。”

我不熟悉古巴的关塔那摩,但是我能够很有把握地说,在直布罗陀没有军事基地可言;直布罗陀人民有着一种延续290多年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在今天没有军事基地的情况下比在1960年代有军事基地的情况下更加强烈;主席,我确认,如果你访问我们(我希望你将这样做),你自己将得出这样的结论。

自从我上次参加委员会会议以来,在该领土出现的事态发展之一是创立了一个公共假日,以便在9月10日庆祝我们的国庆日。我在1993年10日出席第四委员会的会议时提到了这一点。我希望特别委员会审议同我们的国庆日有关的两个因素。正如委员会将看到我向各位成员提供的内容丰富的小册子里所反映的那样,直布罗陀的国庆日的庆祝活动产生了强烈的感情。这是一个终于成熟并表达了我们在世界其他地区的非殖民化过程中曾看到的那种感情的民族所进行的庆祝——我们在种族隔离制度结束时在开普敦的街头看到这种庆祝。这是友谊的一天,家庭节日的一天,直布罗陀人民在这一天向全世界宣告:他们不仅仅是依附军事基地的一群人,而是具有实际命运的真正人民。

这一天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邻国西班牙王国的一些政治人物出现,他们与我们一道举行庆祝,在被称为《卡塞马蒂斯宣言》——因为它是在直布罗陀卡塞马蒂斯广场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宣读的——声明中,西班牙各地区的一些代表性组织支持直布罗陀人民自决的权利,在该宣言中,各西班牙组织表示:

“我们表示坚决支持直布罗陀人民争取自决和非殖民化的权利,其依据是只有直布罗陀人民才能够超越马德里和伦敦的利益以及《乌特勒支条约》而决定自己未来的政治地位,包括如直布罗陀人民如此决定、则实现独立的选择”。

我真正认为,尽管西班牙王国的官方立场没有改变——我们无疑很快便会听到——然而变革之风正吹遍西班牙。这毫不留情地使该国面对直布罗陀人的特征及其自决权利的现实,自决是现有消除西欧一个陈腐过时的殖民地的唯一途径。

1993年发生的事情从某些方面来看是一个早在1945年就开始的过程的最终结果,我也在我所提供的情况手册中反映了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管理国从殖民地疏散了大部分平民,以容纳更多的反击法西斯主义的武装部队。离开其家园的直布罗陀妇女和儿童,——我当时就是其中之一,只有几个月大——这样作时意识到这是他们对战争努力的贡献。然而,战争之后却要经过一场斗争来使直布罗陀人从他们被送往的地点——从伦敦和牙买加、马德拉群岛、及北爱尔兰的集中营——遣返回来。如果直布罗陀人民当时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如果他们是一象我们在1966年被形容的那样是人为构成的人类群体——他们在被送往的地点生根就不会有任何困难。

直布罗陀平民政治的起源,就是被送回家园的动力,而这种在返回家园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对特征的感觉一直保存下来,今天已演变成为一种十分明确的概念:即我们获得对我国的承认的决心不会动摇。正是这场民权运动导致于1950年代初提出对地方自治和自我管理的要求。这种感情同时存在于所有其他争取自决的殖民地中。这一进程持续到1960年代的宪法改革。

自1969年《宪法》确立以来,直布罗陀法律地位及同管理国之间的法律关系变化甚微。我认为,产生影响的因素是我们的邻国对进一步发展宪法的敌意。

我请本委员会考虑一下,除非殖化和行使自决的最终目标之外,持续进行的扩大自我管理的进程是特别委员会、第四委员会及联合国的宗旨的一部分。我国政府正是根据这一点于1992年告知管理大国:由于我们认为一部25年来没有变化的宪法不再充分反映领土政府对经济、福利和我国发展所承担责任的现实情况,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本委员会成员于1960年代在关注军事存在情况的同时所集中注意的同联合王国的立宪关系的一个方面,就是直布罗陀军事总督保留权利的问题。本委员会当时被告知,这些保留权利以前从未得到使用,将来似乎也不会得到使用。这些保留权利继续留在1969年的宪法中。尽管这些权利存在,却有人不止一次地指出要实际运用这些权利是不可思议的。直布罗陀德瑞克·瑞费尔爵士于1993年3月在离开直布罗陀之际接受《直布罗陀记事报》的采访时提出的正是这一点,他指出:在当今的世界中使用保留权利是难以想象的。

回到大会第48/52号决议的案文上来,第8段要求管理国

遵守大会的有关决议,停止在其管辖下的领土上的军事活动,并取消那里的军事基地。我要提请特别委员会注意这种军事减缩的某些影响。

在我向本委员会提供的情况手册中,可以强烈地感觉到这种影响。这种军事存在的经济投入已从1960年代的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5%减少到今天的大约9%,国防部仅在上星期宣布将进一步予以缩减,这将使军事基地在2000年之前降低到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的3%或4%。

我对我们在经济上的生存和为我国人民提供一种可靠的未来的能力有绝对信心,但需具备在不受到邻国骚扰情况下进行竞争的平等机会以及管理国所提供的必要技术和财政援助等条件;援助的目的是在我们经济结构中实现所需的改变。这并不是说已经发生的裁减并未在我国造成困难。我谨提请特别委员会对这一军事裁减产生的某些后果给予注意。

军事撤出对资产和土地的放弃生产影响。然而,我国政府所掌握的在短期内用于将过时军事建筑和设施转变为产生收入和开创就业机会的各种活动的资源有限;此外,有时放弃这种建筑要比为其找到其他用途的速度还快。它们很快变成领土政府有限资源的负担。我对此作出详细说明是表明所存在的困难。

最近,我们与管理国一道设立了一个联合经济论坛以对人力和物力资源进行考察,并且对需要作什么才能实现对内投资和开展可供选择的经济活动进行了分析,这些活动是为取代在此之前英国在直布罗陀防御开支所提供的投入。上述人力物力资源的使用将随着将土地转交领土政府而成为可行。这一进程几个月前才开始,持续的时间十分短暂。然而,我们认为此事应以此种方式获得解决,其基础是英国政府所赞许的于去年11年召开的关于附属领土的伦敦会议的思想,此事在秘书处工作文件(A/AC.109/1195)中也得到提及。

我在那次会议上所正式表达的观点是,管理国在针对殖民领土方面具有一种托管作用,对此它必须向本委员会、第四委员会和大会负责。坦率地讲,我所关心的是,根据我们在管理国和西班牙王国之间进行的双边谈判中所取得的经验,对双方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往往得到密切审视,而殖民领土人民的愿望和他们的利益却被置于次要地位。对我国政府来讲,我们并非自治领土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其他人有

权统治我们。它意味着他们只是以某国地位代表我们行事并且承担一种保护作用,直至我们强大得足以自己管理自己。

我现在谈一下管理国和邻国间自从1960年代以来就一直断断续续地进行的被人们所过份夸张了的双边谈判进程,这是根据敦促他们会晤以讨论直布罗陀的未来的各项决议进行的,而现在这已经明显处于僵局。我在向本委员会和第四委员会早先所表达的意见中曾经希望,西班牙国王陛下所讲的“根据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寻求一种解决方案的话表明西班牙王国政治权力集团所具有的一种日益增长的认识,即不行使自决权就不可能实现非殖民化。我遗憾地指出,这一目标今天看来并不比1960年代更接近我们的目的。与此同时,我要指出我们并不想放弃这一目标。

本委员会肯定已在秘书处工作文件中看到了西班牙王国经民主选举的议会于1994年4月20日所通过的决议。其内容如下:

“众议院敦促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重新获得西班牙对直布罗陀行使主权并消除英国的殖民存在。”

(A/AC.109/1195,第31段)

该决议以1票反对、1票弃权获得通过。

在西班牙议员们心目中,英国今天在直布罗陀的殖民存在到底是什么呢?是计划在本世纪末几乎消失的正在减少的军事存在?是总督阁下和他的保留权力?还是我和我的人民——我自己问我自己——因为即便在今天,他们仍把我们视为一种以人为方式构成的人类群体并且被剥夺了实行自决的不可剥夺的人权?

管理国和邻国于1985年开始的双边进程为两国外交部长在各自首都轮流举行年度会议提供了机会。上一次召开这样的会议是1993年3月。1994年迄未召开会议,看上去似乎不会召开。

西班牙王国外交大臣索拉纳先生在其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报告时说,举行下一次部长会议的日期尚未确定并且表明,他们盼望管理国在召开进一步会议之前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我再说一遍我对本委员会务必是绝对真诚的。我们不会由于《里斯本宣言和布鲁塞尔协议》所发起的谈判进程的垮台流眼泪。我们从一开始就对其持反对态度,其原因我在1992年和1993年向特别委员会以反再次向第四委员会提交的意见中已作明确表示。

西班牙政府在1985年向管理国提出直布罗陀非殖民化的具体建议,这些建终于在1993年被拒绝。我们的政府和党从来不明白为什么女王陛下政府要在8年之后才拒绝这些建议,这些建议剥夺了直布罗陀人民的自决权,而且从定义上说同英国政府一再辩护的尊重庄严载入直布罗陀宪法序言中的直布罗陀人民愿望的立场相矛盾。

显然,不管谈判进程现在陷于停顿还是象在不久前那样年复一年地拖拖拉拉,它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是因为,正如我在前面所解释,该进程有根本性缺陷。它是一个双边机制,其中暗含着殖民地居民放弃其基本权利,而这种放弃是不会实现的。

现在让我说明一下谈判进程的效果是多么适得其反。大会在其1993年12月10日第48/422号协商一致决定中——那事实上是前几年的几项类似决议的重复——提及因西班牙政府和管理国政府于1984年11月27日在布鲁塞尔所同意的声明而确立的双边谈判进程。本委员会知道,1984年布鲁塞尔声明一直受到我国反对党和执政党反对。委员会也知道我所领导的领土政府自从1988年以来一直没有参加那个谈判论坛。我在1992年第一次出席委员会会议时曾详细对此做过解释。

1993年我提请委员会注意我国政府同该地区毗邻城市一起建立的经济协调理事会。我解释说理事会的目的是确立和促进我们同南西班牙毗邻地区之间的合作。我不想重复我当时所说的话,而只想向委员会突出强调这实际上是直布罗陀的主动行动,其目的在于在与我们邻居互利的基础上促进合作而不附带政治条件,因此不在所谓布鲁塞尔进程的范围之内。我遗憾地必须报告,经济协调理事会的工作在去年11月暂停,而目前的迹象表明恢复和继续其工作的前景不佳。不再继续委员会工作地倡议来自西班牙的与会者。因此,我必须略为离题地解释一下这是如何发生的。

委员会很清楚六十年代在直布罗陀地军事存在地意义。委员会知道,在当时邻国提出的部分论点是,维持这些军事设施只是因为管理国利用毗邻领土上的劳力资源才有可能。这实际上的确是这么回事。这一部分是因为,毫无疑问,西班牙政权当时决定对直布罗陀实行包围其目的既在于通过切断劳力资源而使军事设施无法生存,也在于恐吓和削弱直布罗陀人保卫他们不可剥夺的自决权的决心。

西班牙工人撤走的后果之一是他们在1968年停止向国

家社会保障制度付钱。他们在那一年前的捐款只够按照当时比率支付养老金。1985年12月18日,根据布鲁塞尔双边进程在马德里举行的部长年会上,就这个问题作了一项宣布。联合王国代表团申明从1986年开始,原来来自西班牙的工人将按照向1968年后继续在直布罗陀受雇的人支付的现行比例重新定价发给养老金。这一做法的后果是使国家社会保障养老金的年度开支增加125%。

额外的费用由管理国在有限的一个时期里提供,而曾作为联合王国代表团的一部分的我的前任政府从一开始在1985年就表明只在管理国继续提供必要经费的时期里才能支付这些款项。这些支付的款项去年12月宣告枯竭,这才在去年11月引起了该地区各市决定退除经济协调理事会。因此,我们有了这样一个事例:由于来自布鲁塞尔进程的无关的事件挫败了我国政府推动同该地区毗邻城的合作。

另一事例是直布罗陀和西班牙海上联系方面。在直布罗陀湾中我们同阿尔赫西拉斯港每天的轮渡做为对所谓同管理国进行双边会谈进展不满的当时西班牙法西斯政府的运动的一部分而在1969年6月停止。在同西班牙民主政府在1984年11月进行的双边会议中,西班牙王国承担义务容许恢复阿尔赫西拉斯-直布罗陀轮渡。这反映在必要的西班牙法律中,该法律于1985年2月4日公布,取消了所有限制。然而,经营轮渡的申请后来一概为行政部门所拒绝。1987年12月,在管理国同西班牙王国的双边会谈中,西班牙民主政府再次签订协议承诺容许恢复轮渡。迄今为止,所有申请继续被行政部门拒绝。

第三个例子就是1987年11月发生的情况。众所周知,联合王国同西班牙王国就直布罗陀机场的使用签署了一项协定。尽管前直布罗陀政府构成了联合王国代表团的一部分,它未支持协定的条款,协定从未被执行。西班牙的反应是,它的外长反复要求管理国应无视这一事实:1987年机场协定的一个条款使协定需要获得直布罗陀议会的核准;相反要强行实施协定。

西班牙政府在一场合强调,我刚才提到的《直布罗陀宪法》中继续存在的总督的保留权向管理国提供了一个使1987年机场协定生效的机制。就管理国而言,它已表明它不接受西班牙的观点,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试图违反民选政府的意愿把该协定强加给我们领土。

这些例子表明,直布罗陀政府作为联合王国代表团的一

部分,但却不能发表自己的独立意见的情况已经导致完全违背预想结果的局面。此外,布鲁塞尔进程双边谈判表明,如果同西班牙王国达成一项有关完全在其控制下地区的协定,不能保证这项协定将得到遵守。我们不仅没有进行互利的合作,相反在管理国同西班牙王国之间,在西班牙同我们之间,以及在我们同联合王国之间的三方面关系中增加了紧张。我们还需要什么样的更多的证据来表明1984年布鲁塞尔声明所商定的进程的缺点?

总之,自从1984年11月布鲁塞尔声明以来,具体的情况是:首先,西班牙承诺允许恢复1969年6月27日中断的同我国的海上通讯,这一承诺变为西班牙法律的一项修正,取消了1965年2月生效的禁令,但随后由于西班牙王国不发给必要的许可证而在行政上受到阻挠;第二,联合王国承诺资助重新定价的退休金的支付,这在1985年12月被西班牙认为是不限期限的,现在已经到期,这在两个邻近社区之间造成了敌对和摩擦;第三,达成了一项机场协定,其条款最初遭到联合王国政府和直布罗陀的公开拒绝,然后在6个月之后只被联合王国接受,未得到直布罗陀的支持,从而再次在三方面关系中造成了严重的紧张。

西班牙王国对从它的角度所看到的这一局势的不满意意味着它的期望未能实现,这导致我先前提请委员会注意的矛盾情况。这导致西班牙王国政府同时抱怨领土中持续的殖民状况不合时宜,并抱怨管理国不够殖民主义,不愿意把不能接受的协定强加给直布罗陀人民。索拉那先生今年4月在西班牙议会发言时,正是提出这样的抱怨,他说,他的政府同联合王国政府之间正在进行的讨论中不可接受的一点就是直布罗陀政府对谈判进程有否决权。

索拉那先生的抱怨揭露了联合国每年的决议中的一个缺点和西班牙王国采取的方法的缺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对管理国或邻国来说可能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法也许是本领土政府在经济、社会或政治上无法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在《殖民宪法》中最终存在,使管理国能够强加其意志的保留权,在理论上说,这种权利仍然可能行使。让我表明,我决没有建议我们正在面临这样一种局面。使用保留权是不可想象的,我绝不能想象联合王国政府甚至会试图把任何领域的决定强加给直布罗陀人民民主选举的政府。

我设法让特委会粗略了解一下,自从我上次中到委员会来之后12个月中发生的情况。我们成功的加深了我们人民

的特征,并在一个邻国中赢得了一些朋友。我们在处理经济变化和这些变化在我们社区内部和同我们领国的关系中所产生的影响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直布罗陀人民有必要指望特委会作为国际大家庭中对其福利和命运负有特别责任的实体。主席先生,我向你和贵委员会指出,不管你们关于直布罗陀表示怎样的观点,你的首要目标必须是保护该领土的居民和捍卫其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这是本委员会成立以来就有的任务,如果它要实现在本世纪末消除殖民主义的目标,这将继续是它的任务。

主席先生,我开始发言时赞扬了我从你的前任那里获得的热情款待,当时我在1992年第一次怀着不安的心情出席委员会会议。今天,我发言时充满了前几次出席会议时所建立的信心。我指望本委员会成为我国和我国人民权利的保护者。我感谢你和其他成员耐心听取我的发言。我希望你将接受我们的邀请来访问我们。我现在将如往常那样很高兴地回答你或委员会其他成员可能向我提出的任何问题。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委员会成员中是否有谁要发言或提问题?如果没有,我感谢直布罗陀首席部长为我们提供的情况。

博萨诺先生退席。

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问题)(A/AC.109/1198和A/AC.109/1819)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通知委员会成员,阿根廷代表团已表示希望参加特别委员会对此问题的审议,这一要求现在已摆在本委员会面前。根据过去的做法,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邀请阿根廷代表团在本委员会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阿根廷外交部长吉多·迪特利亚先生以及代表团成员在委员会会议席就座。

#### 对请愿者的听询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要委员会成员注意载于文件A/AC.109/L.1819中关于这项问题的决议草案。根据我的理解,秘书处准备的工作文件不久就将发表。

根据在我们第1431次会议上批准的听询请求,我现在邀请胡安·斯科特先生在请愿者席位上就座并向委员会发言。

应主席邀请,胡安·斯科特先生在请愿者席位上就座。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请斯科特先生发言。

斯科特先生:我再次感谢委员会给我这次机会在委员会上发言。

作为一名阿根廷公民,我的祖父母出生并曾经生活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后来他们利用阿根廷的好客,在阿根廷本土南部定居下来,作为牧羊者,获准占用超过五十万英亩的土地。后来,他们拥有了其中的一半。这些土地是多年前阿根廷政府为了便利那些决定到大陆上来寻求经济发展的岛民而提供的,我本人仍然拥有我这片土地的一部分。这是一段经历,许多这样的经历展示了历史上阿根廷大陆和马尔维纳斯群岛之间的关系如何发展的正确形象,大陆在这种关系中始终表现出一种有利于群岛居民的倾向,和同他们团结的感情。

目前,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构架内的谅解使我国有了一次新的机会向群岛居民表示善意,并同他们进行更加密切的协作,主要受益的是群岛居民。阿根廷和英国代表团本周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会议,以便找出在探测和开采碳氢化合物领域进行合作的新方法。

养殖可以是合作的另一个,因为它对马尔维纳斯有重要的经济意义。阿根廷可以在群岛几英里的距离内,提供与肉类有关的工业,如在里奥加列戈斯,而且将愿意同群岛上的养殖者合作,以提高他们的经济谈判实力。

1995年3月,第十届世界考力代羊大会将在距离群岛不远的圣克鲁斯省的埃尔卡拉弗特市举行。考力代羊同美利奴羊一样,是世界上养殖的最重要的羊种之一。近20个国家的代表和养殖者将参加。同时还有一场农村展销会。这两项活动都非常欢迎马尔维纳斯群岛养殖者参加。我相信,这种在实际事务上的相互合作能增加信任,筑起正确的道路为马尔维纳斯/福克兰问题的今后解决铺路。

年复一年,代表和请愿者们在委员会面前重申阿根廷对这一群岛的主权权利,以及阿根廷通过同联合王国的和平解决,找到解决这一争端的办法的政治意愿。联合国已促请双方谈判解决。这就暗示,目前的状况与本组织的宗旨和原则相抵触。阿根廷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中的许多人和机构都已表示,希望达成某种考虑到双方和群岛居民所关心的问题 and 利益的解决。

福克兰/马尔维纳斯问题不仅是一个主权争端的问题,大会决议也非常清楚地界定,这场争端也是一个特别的非殖民化问题。群岛立法委员会派来的请愿者们力图证明他们

反对这一问题的任何解决是有道理的,并已多次解释,他们有自决的权利。

擅自认为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居民应该是解决这场争端中的唯一裁决人,是对非殖民化进程的嘲弄和对自决和领土完整原则性质的歪曲。不能利用自决的原则来巩固由一种殖民主义的时代错误而产生的局面,损害阿根廷对群岛的正当权利。很显然,一个国家不能夺走另一个国家的领土,驱赶领土上的居民,将它自己的国民安顿在那里,然后为他们要求自决权。

去年,阿根廷外长在本委员会提到,阿根廷政府愿意充分尊重岛民的最高利益。以联合国为保证者的正式妥协可以成为一项有效的文书,向马尔维纳斯居民保证,在该群岛交还给阿根廷后,将充分尊重和保留他们的生活方式、财产、习俗、教育、语言、宗教、经济方面的习惯做法和货币等。唯一合理的变化应该是以对该群岛带来稳定为目的。

阿根廷《宪法》设想的各省自治程度远远大于马尔维纳斯群岛目前的《宪法》的设想,它规定任命国家各省省长。这就是说,如果由阿根廷管理,那么岛民将拥有比现在更大的选择自由,并几乎自治。最重要的是确切知道什么是马尔维纳斯群岛居民认为保护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所需的保障。

我希望,我们的和平、进步与合作的理想,将使我们恢复马尔维纳斯群岛与阿根廷大陆之间的接触。我们之间缺乏联系是不合理的,这不符合我们在该地区应有的善意和友谊,而使阿根廷和联合王国难以达成一项可接受的妥协。我希望,本委员会所做的有价值的努力将结束世界上所有形势的殖民统治,使阿根廷共和国和英国恢复谈判,并达成有利于南大西洋区域和平与进步的解决争端办法。

萨马纳先生(巴布亚新几内亚)(以英语发言):我希望斯科特先生能对他提出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做一些澄清。我想知道原先住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后来被赶走的阿根廷人一共有多少。

斯科特先生(以英语发言):这可追溯到1833年1月。如果你读过福克兰群岛的历史,你就会确切知道当时有多少人在那里。当时的定居者并不很多,包括来自其他国家的定居者。

萨马纳先生(巴布亚新几内亚)(以英语发言):那么我想,在1833年被赶走的人大约为25人?

斯科特先生(以英语发言):我无法说出确切的数字,但大

约是25人。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里卡多·帕特森先生在请愿者议席就坐。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请帕特森先生发言。

帕特森先生(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谨表示感谢给我这个机会在委员会发言,感谢接受我的要求,让我在委员会审议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时作为请愿者在这里发言。

我的名字叫里卡多·安塞尔·帕特森。我今年36岁,已婚,有3个孩子。我是农业和牲畜饲料方面的工程师。目前作一名众议员,我在全国议会中代表圣克鲁斯省的人民,我的任期到1997年为止。

我的高祖父和高祖母于1873年来到马尔维纳斯群岛。我的曾祖父母詹姆斯·帕特森和伊丽莎白·弗雷泽都是在那里出生。我的曾祖母生于1878年,她是8个兄弟姐妹中年龄最大的。1980年,帕特森家族中的一部分迁到大陆,他们在那里安置了一些农庄,其中最大的是圣克鲁斯省圣胡利安港以北的“Mata Grande”庄园。

当时,决定迁到与马尔维纳斯群岛相类似的环境和气候的那些人继续干他们很熟悉的那些活,而且能非常便利地这样做,与此同时他们享有阿根廷《宪法》为它的所有居民规定的权利。甚至在我们独立以前,就有许多英国公民生活在我们国土各地,并完全融入我们社会。在巴塔哥尼亚情况也是如此,拓荒者有时来自马尔维纳斯群岛。

目前,阿根廷人民和政府仍然保持尊重所有居民的生活方式、文化和价值观这个无可争议的传统。圣克鲁斯省的公民有许多都是马尔维纳斯群岛家族的后裔。作为他们的代表,我重申我们希望你在友好和睦的关系中与该群岛的居民及他们的代表团聚。

但是,同我们的这种意愿针锋相对的是,该群岛地方议员断然拒绝同我们当局建立任何类型的接触。这使在执行联合国决议方面取得任何进展极为困难,这些决议要求进行对话和谈判以期结束现存的殖民局势。

这是我国关心的问题,并且也应当是整个国际社会关心的问题。

马尔维纳斯群岛人民正试图同时要求自决和保持其英国国籍,这是令人费解的。反过来,他们要求我们放弃主权要求。我们怎么能够这样做?我们深信我们对该群岛拥有主权,我们在这方面得到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和承认这一问



题存在的其他国际论坛的支持。

为拒绝就主权进行对话和讨论所提出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些理由的前提是,主权转让将迫使定居者成为阿根廷公民。阿根廷尊重其公民权利的传统将不容许这种情况发生。

在我们国家,我们有着一个在过去11年中得到恢复和巩固的民主制度,在这11年期间发生了政治权力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我们尊重岛民利益的历史性立场。民主是阿根廷人民一劳永逸地选择的政体,这是信任和可靠的保障。

马尔维纳斯群岛所需要的正是广泛的、人人参与的辩论,以便向所有居民提供关于阿根廷的立场的可靠资料,以期随后就同英国(该群岛居民所依赖的国家)进行合作的方法提出选择和建议,以便找到更好的解决争端的方法。

如果我们简略地看一看世界特别是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变化,我们看到主要的贸易集团建立,柏林墙倒塌和随之发生的德国统一,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和平会谈中出现的积极的发展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件,这些事件通过对话和谅解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国际舞台,我们不能不受到影响。当所有因素明确地指出达成协议的可取性时,怎么可能我们不能在马尔维纳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我们愿意听取马尔维纳斯群岛通过英国提出的任何建议,但要求我们放弃主权要求的建议除外。

我国同英国正在发展越来越有意义的关系,甚至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利益问题上。例如,我们商订了南大西洋渔业技术委员会框架内的保护措施,该委员会近几年来一直顺利地运作。

我认为,如果我们可能在关于主权问题的谈判中取得进展,阿根廷和英国之间的协议将更加积极,甚至使之可能要求那些拥有在该地区捕鱼的船只的国家将其市场向来自第三方国家的进口渔业产品开放,因为其中一些市场目前对此类产品是关闭的。今天,世界捕鱼船队超过现存的资源,这将使我们可能对进入该区域提出附加条件,以期确保该地区更大的经济活动。

目前,我正在以议员身份制订一项捕鱼法案,我已将该法案提交国民大会。该法案强调保护各物种,这是为实现该地区持续增长必须重视的一个基本要点。

关于开采碳氢化合物的可能性,情况有所不同。英国作出的准许开发区的单方面决定遭到阿根廷政府的拒绝,这使

石油公司难以决定在该地区工作。目前正在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这对该地区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的立场自1833年来一直是非常坚定的、一贯的。我们从未停止对马尔维纳斯群岛提出主权要求。大会一直承认马尔维纳斯的殖民地局势,通过了诸如第2065(XX)号决议之类的决议,要求当事方——阿根廷和英国——考虑到《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宗旨和原则、大会第1514(XV)号决议以及该群岛人民的利益进行谈判。

自1965年——第2065(XX)号决议通过的那天——以来,我们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了明显的努力,这同英国采取的无动于衷的态度形成强烈对照。从历史上讲,它的立场一直在改变,因为它所提出的要求的基础时常变化。起先,他们提出发现、然后是占领、然后是占有权的效力、最近是岛民的自决为理由,所有的这些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更不用说是正当的。

我认为,承认殖民地局势——这一点甚至已被英国所接受——阿根廷作出的尊重岛民权利的坚决的决定、目前的世界局势以及相互利益等等因素,全部结合起来构成在谈判中取得进展的适当构架。

开始双边关系新阶段的时候到了,这将导致我们以和平与谈判的方式坚定地正视主权问题的最终解决。因此,我要求本委员会继续努力,以使英国为了该地区所有居民的利益响应这一强烈的呼吁。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立法委员会的勒克斯顿先生和特加特女士在委员会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请勒克斯顿先生发言。

勒克斯顿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让我作为福克兰群岛立法委员会的当选成员向你及委员会各成员表达我所代表的福克兰群岛人民的看法和愿望。我在我们上届普选中以任何选区投票中的最大比例当选,因此认为我可以公正的宣布向你准确表达了这些意见。

我叫比尔·勒克斯顿。我出生在福克兰群岛,是第四代岛民,我的祖先在1860年代初在那里定居。我的职业是养羊业者,我的妻子和我在西福克兰拥有自己的牧场。1982年当阿根廷人对我的家园进行恶毒和不能容忍的袭击时,我处在其秘密警察掌握的要解决者名单之首。我的妻子和儿子及我都被他们的宪兵逮捕,在给予很短的通知情况下被驱逐出

我们的家和福克兰群岛。各位成员对于我根本不想看到阿根廷再次来到我的家园，不会感到奇怪。

本委员会所负的任务是专门处理殖民主义最后残余的问题。对我来说，这绝对必须保证使自决的原则不可分隔地与这一目标联系在一起。我就是不明白你们怎么能够把两者分开，除非你们承认你们的决定并不是基于正义和正确的原则，而是受到政治权宜的制约。我最真诚的希望，本委员会能够超越这种目光短浅和不体面的作法。因此，我发言的整个主题将基于该原则，它是整个联合国组织以至我们福克兰群岛宪法的基石。

我们过去和今天已听到而且无疑将再次听到阿根廷人关于几百年前在福克兰群岛所发生的事情的不正当的论据，它旨在为他们的要求找理由。应当以历数阿根廷国内有关原居民的事件及他们在其土地上所遇到的事件来反击这一论点。然而，虽然我极为同情南北美洲的原居民，却认为想使时钟倒转是不现实的。然而我想使委员会成员记住：福克兰群岛很可能是整个美洲大陆上唯一从未使土著居民流离失所的地区。我们就是原住民，在我们的岛屿上生活、耕种和管理了160年。我们对国际社会的要求，只是允许我们继续以自己的方式这样作。

福克兰群岛上的生活过去15中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在英阿战争前就开始了。或许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把土地从不再地主的手中转让给那些在农场生活和工作的人。这一过程于1970年代后期开始，我很高兴从一开始就参与这一过程。事情在战争之前一直进展十分顺利。实际上，把政府从海外所有者手中购买的一座农场的地契转让给新农场主的仪式，定于1982年4月2日进行。这是另外一件被阿根廷所破坏的事，当然是因为他们就在这一天袭击了福克兰群岛。

自那时起，几乎所有土地都转让给当地所有者，而且尽管世界羊毛市场的困难情况，在农场上的投资却大幅提高。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因为我们从对我们的渔业管理和发放许可证中获得收入。我们的渔业管理和保护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佳之一，我很高兴这是一个我们能够同阿根廷人在不损害我们的主权情况下发展合理关系的领域。我们的研究数据免费向阿根廷提供，以利于保护主要的物种及对我们双方的渔业区进行良好的管理。

人们或许可大胆的希望，这可以成为今后其他领域中的模式，因为我们打算在不久的将来着手发放近海碳氢化合物

勘探许可证。初步的地震探测资料十分令人振奋，我们已表明如果阿根廷愿参加石油开发的过程，它没有理由不应这样作，正如我们的其他南美洲邻国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这样作一样。我们是一个小国，或许适于让主要石油公司从南美洲提供它们的物资，甚至在那里建立基地。根据这种条件的合作是可以接受的。不能接受的是阿根廷通过宣布拥有福克兰群岛而竟然想象它有权在开发我们的资源方面享受任何特殊的地位。

在陆地上当地的商业增长在过去十年中同样是巨大。例如对任何十年来未到过那里的人来说，零售部门已难以辨认。我们有当地的建筑公司，这些道路建筑组使基本道路系统贯穿福克兰东西两面，扩大了当地人对于渔业的参与。在政府方面，我们在年青人的教育方面投入大量的开支，在一个极需的新中学和社区中心花费了相当于大约2千万美元，我们正在开始进行新的小学扩展。我们的所有学生如果分数达到及格，就会得到资金到海外进一步求学，我们刚刚把义务教育的期限增加到16岁。为我国人民提供的一座第一流医疗设施和一座现代通讯网络只是所带来的各种福利的几个方面。

所有这些都是以我们的收入来提供，没有从联合王国得到任何帮助。我们在内部实行彻底的自我管理。英国只是继续负责我们的国防—对此我们永远表示感谢—及我们的外交政策问题。我们甚至在这些方面也采取主动。今天到这里来就是我们的选择。很可能英国实际上希望我们不这样作，但它并未企图阻止我们在本委员会发言。

我要简单的提到最近阿根廷外交部长所表示给予的侮辱性和令人厌恶的贿赂，他当时表示如果福克兰群岛同意把主权转给阿根廷人则向他们提供一大笔钱。我在想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平民窟的阿根廷穷人在听到他们的政府计划给一个他们认为二等公民的社区每个人50万英镑时会作何反应。即使它们能使其人民同意这一令人作呕的计划，他们又打算从那里找到一笔接近十亿英镑的钱呢？我认为这一表示的真正动机是更为根本的。我认为其目标是试图在我们的社区内制造不和和分裂，向少数人提供大量好处而剥夺其他人各种好处。我要告诉该外交部长：这是行不通的—我认为每个福克兰群岛人都将给予他的计划以理所应得的藐视。

鉴于前面的请愿者所说的情况，你们或许毫不感到奇怪

地得知：这不是第一次金钱进入福克兰群岛问题，只是上一次情况刚好相反。在1838年至1841年期间，阿根廷驻伦敦使节按照其政府指示，极力试图劝说当时的英国政府勾销他们从一个伦敦商业银行得到的贷款，并以放弃阿根廷对福克兰群岛的任何要求作为交换。每一个阿根廷人应对福克兰群岛所感到的深切和极大的关注，就不用多讲了。事实真相是，多年来我们不时被利用来转移阿根廷人民对其政府强加给他们的苦难的注意力。

然而，自从他们被英国在南大西洋击败以来的若干年中，事情已经有了变化。阿根廷的民主制度虽然可能脆弱，但已经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果。阿根廷现在愿意以其良好的经济管理和参与联合国的努力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这些努力的目的是在存在战争和专制的地方开创和平和正义。阿根廷明确的愿意将自己树立为民主国家之林中的一个成熟和稳定的成员。

主席先生，这把我带回到我向你的委员会提交意见的主题，即联合国的指导原则：各国人民在不受干预的情况下决定其未来的权利。我愿借此机会向梅纳姆总统，阿根廷政府，它的外交部长和整个阿根廷人民发出一项挑战。我要求他们向世界表明他们的成熟，并且对一小部分不是他们天敌、但也不会被征服或殖民化的人表现出宽宏。我要求他们对一个小国表现出慷慨和容忍，该国对其未来安全不构成任何威胁并且鉴于阿根廷的富有对它也是毫不相关的。我们只有两千人，但我们决心走我们自己的路。如果这一概念难于接受的话，大概阿根廷没有必要将其主权转让给英国。福克兰群岛属于福克兰岛的人，并且我提出的挑战是阿根廷应有所准备允许福克兰岛人民在不受阻碍的情况下决定其自己的前途。

主席先生，我们对你的委员会面前的这份决议草案的基础没有异议。英国和阿根廷应当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是十分恰当的。但是，我们所强烈要求的是，该决议草案应当将福克兰群岛人民的自决权利作为一项基本原则。

主席(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特加特女士发言。

特加特女士(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给我在委员会就其面前的决议草案发言的机会。

鉴于这是我首次来到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因此我将首先简要介绍一下我自己以及为什么我认为我有资格代表福克兰人民向该委员会提出请愿。

我是福克兰群岛立法院的八位选举成员之一，并代表斯

坦利选区。我是第六代福克兰岛人，六个孩子的母亲并有一个八岁的孙女。她是第八代福克兰岛人的头一个，这一代人现在人数越来越多。

我的祖先于1842年跟随穆迪总督来到福克兰岛。两年半前，他们的300多位子孙后裔聚集到一起庆祝福克兰群岛150周年历史。他们在这150年中对该岛的贡献是巨大的。150年前的这个星期，当时14岁的我的高祖父在那时该岛的新首都斯坦利的政府大厦升起了英国国旗。这些人难以意识到是，他们的子孙后裔从当初的卑微茅草房能够有一天成为我们社会的栋梁；我们的财政大臣、政府大臣、发展公司总裁和海关关长只是他们许多后代中的几个而已。

我家5代人现在在乌克兰生活和工作。他们是典型的小岛居民。我母亲的前辈于1841年离开英格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三个兄弟曾在英国军队服役，随后移居到福克兰的我的父亲也是这样。我的长子生于英格兰。我最小的女儿正在苏格兰。我们是一个英国家庭，我们不是阿根廷人。

在1982年阿根廷入侵期间，我当时住在西福克兰一个牧场上，虽然我们比许多岛上居民幸运得多，但你的故土遭到入侵的创伤仍然遗留下来。我们以恐惧的心情得知阿根廷的入侵并且极为担忧我们家庭和朋友的安全。这些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由于阿根廷人切断了通讯线路，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我们才得知入侵部队如何对待他们的全部情况。由于这次入侵，三名福克兰岛人被杀害。没有更多的人被杀害，几乎是奇迹。我家里人当时躺在家中的地板上，子弹在他们头上飞过；我母亲、最小的弟弟和11岁的妹妹在阿根廷士兵闯进来寻找食物的时候被用枪口对着。士兵在搜查房屋寻找将用来作为他们罪证的颠覆活动证据时，他们多次在夜间被惊醒，而且当时只有17岁的我最小的弟弟被投入监狱。这个星期，就是这个弟弟在英国的一个大学获取了一个工程荣誉学位。在阿根廷旗帜下他的前途会是如何恐怕难以预料——那时数千名他们自己的人曾毫无踪迹的消失了。

福克兰自从1833年以来一直由英国人掌管和居住。我的祖先过的是一种艰辛和创业性的生活。他们英年早逝，但却留下了一笔我们理应感到骄傲的遗产。

一位阿根廷请愿者在本委员会早先一次会议上曾说，我们没有自己的文化。他讲错了，我们有。我们在过去的150年间形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虽然来自英国，但却有其自身

的不可否认的特点和魅力。我们的大多数由于出生地原因能够选择在联合王国居住,但我们并不这样做。我们生活在福克兰是因为我们喜爱我们独特的生活方式;但如果阿根廷由于某种原因接管福克兰的话,岛上的大多数居民会离开。我们不会生活在阿根廷旗帜下;我们会变成一个没有国家的人民。阿根廷人所接管的只是一片荒地,光秃并且荒无人烟,这与该岛目前的繁荣和繁忙的景象会大不一样。

我们掌管我们自己的岛,做出我们自己的决定,并且除国防开支外我们自理费用。我们感激英国政府为我们的防务承担开支。如果不是我们需要对我们专横和霸道的邻居加以防卫的话,这是不必要的。我们在开发基础设施,建造通向岛内不易到达的地区的公路方面正取得巨大进展,我们的教育和医疗设施是第一流的。我们年轻人期待的是光明和成功的未来。

我们目前的主要收入来自于福克兰岛周围的鱿鱼养殖业。鱿鱼回游性大,生命周期为12个月。这使得保护鱼群极为重要。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将我们收集的资料与阿根廷当局共享;他们最近建立了自己的捕鱼许可证制度。目前在福克兰周围已经进行了地震探测,找到巨大石油储藏的前景十分乐观。我个人并不反对阿根廷参与提供任何未来开采的设施和支助服务,这就同南美的其他国家能够参与这一活动一样,但不会有任何特殊的交易,不会有优待。

我们有利可图的捕鱼业在过去几年曾使我们有机会储存了大量货币,这现在成为福克兰第二大收入来源。我们是一个向前看并且懂得我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不稳定的人民,但即便没有石油我们相信通过谨慎的投资,我们的经济前景是稳定的。

我们拒绝成为阿根廷的一部分并不是一种讨价还价的策略。我们并不等待阿根廷的经济、政治和看法发生根本改变。我们是不列颠人,能够并且有决心决定我们自己的未来。如果不是阿根廷对群岛提出要求和我们依赖联合王国以得到军事保护的话,我们现在很可能已在期待着在联合国框架内获得独立。这里是非殖民化委员会。我请它同意是阿根廷而不是英国要使我们殖民化。是阿根廷在阻挠任何独立的动向,是阿根廷必须放弃其对福克兰群岛的主权要求。

我感到遗憾的是,根据新闻报道,有人建议在阿根廷新宪法中包括一条对英国在南大西洋的附属国提出主权要求的条款。我们已经说明我们希望继续属于英国。我们有自决权,

这是国际关系中的一条主要原则,也是《联合国宪章》中的一个基本条款。

我认为这是和平解决南大西洋问题的唯一出路,然而阿根廷政府不尊重我们的愿望。对于一个民主政府来说,他似乎明显地没有能力接受民主的一条基本原则:自由选择的权利。我们在福克兰历来有一个民主政府,但是即使阿根廷的民主政府和我们一样古老,我们对他所表示的友谊仍然不感兴趣。我们有千万条理由不信任他们。过去,岛民离开了福克兰去阿根廷居住,而的确阿根廷人也曾来福克兰居住,并成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可以自由决定他们作什么并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我们也要求有权利决定我们自己的未来。

多年来,福克兰岛民来到这个委员会要求考虑他们的愿望。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联合国,我希望不是最后一次;但是如果我不再来的话,还有两千多其他人会很高兴地自愿来这个委员会发言。我们不是职业政客,但是我们所说的是心里话。我们不需要有人强迫来这个委员会发言。我们人口不断增加,而新来到福克兰的人正在溶入我们的社会并采纳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理想。人们要到这里发言的愿望不会减弱,在未来的年月里,只会加强。我们不是阿根廷人,我们永远不会是阿根廷人。

委员会的代表们在他们的出生国中和他们选择的政府下过他们自己选择的生活。我的同事们和我也在我们的出生国和我们选择的政府下过我们选择的生活。我们呼吁这个按照《联合国宪章》——宪章的原则之一是自决——工作的委员会,这是我们决定我们自己未来的权利。

我们带来了一份政府报告,其中涉及若干题目,包括福克兰群岛的经济局势。这份报告可以在大厅后面拿到,我相信代表们将对这些报告有兴趣。

主席(以西语发言):如果委员会成员不想发言和向请愿者提问,那么我就感谢勒克斯顿先生和特加特夫人向我们提供的信息。

勒克斯顿先生和特加特女士退席。

主席(以西语发言):我现在请委内瑞拉代表发言,他将介绍文件A/AC.109/L.1819中所载的决议草案。

特赫拉-帕里斯先生(委内瑞拉)(以西语发言):委内瑞拉再次荣幸地同智利和古巴一起提出载于文件A/AC.109/L.1819中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我们以此表示我们对于

非殖民化事业的坚定承诺和我们促进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纠纷解决的愿望,这一纠纷涉及阿根廷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这两个友好国家。

委内瑞拉也希望重申这一信念:结束马尔维纳斯群岛局势的唯一办法是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在这一方面我们表示希望早日执行大会第2065(XI)号决议,尤其是有关恢复主权谈判部分。

我们今天介绍的案文同去年的决议几乎完全相同,我们希望为了有关各方的利益这一案文将得到委员会所有成员的支持。

主席(以西语发言):现在我请阿根廷共和国外交部长迪特利亚先生发言。

迪特利亚先生(阿根廷)(以西语发言):我感谢有机会参加这一辩论。

主席先生,首先,我谨祝贺你担任委员会主席,这证明了人们承认贵国对非殖民化进程的承诺。我也祝贺委员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和秘书处工作人员,他们具有献身精神并勤奋工作。

不管同意或不同意,我也要对请愿者特加特夫人、勒克斯顿先生、帕特森先生和斯科特先生表示我赞赏他们来到这里。我也很感谢我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出席这个会议。

我的发言将从3个角度涉及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

第一,我谨回忆今天所审议的问题的某些历史和法律方面。

第二,我谨涉及阿根廷和联合王国的当前关系以及南大西洋局势,特别是关于保护渔业资源、碳氢化合物和阿根廷关于从马尔维纳斯群岛清除地雷的建议。

最后,我将谈谈我们对群岛目前居民的特殊考虑以及阿根廷对于同他们关系的作法。

关于第一点,我想说明如下:阿根廷共和国对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南乔治亚岛和南桑威奇岛及其周围海域的主权有确实的历史和法律根据,我国在本委员会,大会和其他国际讲坛中已清楚地阐明了这些根据。

马尔维纳斯群岛构成阿根廷民族的一部分,收复这一领土是全体阿根廷人民的一项经常和不可放弃的事业。因此,我国政府将继续在所有讲坛进行外交努力直到实现收复这些领土。

大会在其2065(XX)、3160(XVIII)和37/9号以及其他决

议中承认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之间存在主权纠纷并规定纠纷应通过各方解决,并考虑到岛上居民的利益。本委员会和大会曾多次要求两国恢复关于主权的谈判并宣布使马尔维纳斯群岛非殖民化的办法是通过实现和平解决。

委员会和大会在其表态中都表明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是一个应依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条款解决的特殊情况,这些包括各方之间进行谈判以及第1514(XV)号决议。该决议在第6段中申明:

“凡以局部破坏或全部破坏国家统一及领土完整为目的之企图,均与联合国宪章之宗旨及原则不相容。”(第1514(XV)号决议第6段)

事实是马尔维纳斯群岛——阿根廷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1833年被武力占领,阿根廷当局和居民被驱逐并被英国臣民所取代。

这里我谨对被驱逐的人数发表一个看法。如果25人被驱逐,那么按照人口增长的正常速度——1%至2%——今天他们就是1500人。我们必须考虑的不只是被驱逐的人数,而是现在他们所代表的人数。虽然人数可能很少,如果被驱逐的人正常地发展的话,现在他就代表几乎整个人口。这就是复息的魔术。

在1833年事件之后,阿根廷立即提出了抗议。阿根廷从未接受这种事态发展,不断要求收回该群岛。时间的流逝和英国的长期占领,绝不能削弱我国的主权和其他权利,因为阿根廷向联合王国提出的抗议自1833年以来一直保持了这件事的效力。

至于其他论坛所作的宣布,我谨强调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组织)对这一争端的坚定和持续的关心。在其6月份首脑会议上有关这一问题的宣言中,美洲组织再次呼吁各方恢复谈判,以期尽早找到和平主权争端的方法,并重申这一问题是整个半岛持续关心的问题。这可以从拉丁美洲的古巴、智利和委内瑞拉共同提出委员会决议的情况看出,我们对此非常感谢。

至于我要讲的第二个方面,我要指出阿根廷同联合王国的关系,自从1990年恢复这些关系以来得到了加强,从而使我们能够在重要领域中获得日益增长的谅解,例如每年举行高级政治协商,两国都是导弹技术管制体制和澳大利亚化学武器集团的成员。阿根廷已经是英国出口物在拉丁美洲的第三大市场。双边经济和贸易活动有了很大的恢复,英国和

阿根廷公司之间的接触已经加强,在许多领域中组成了联营企业,特别是在与服务有关的领域中,英国在我国的投资已有了很大的增长。自1990年以来,英国的投资已有明显的增长,英国再次开始接近于发挥它在本世纪早期发挥的作用。

两国对国际舞台上最有争议的问题持有同样观点,我们以同样的力量和信念支持民主原则、人权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两国在各个层次上都是盟友,我们的部队一道参加海湾战争,并一道参加联合国在塞浦路斯和克罗地亚的维持和平行动。

在南太平洋的合作仍在继续发展,已经达成的谅解获得了主权模式的保护。在其保护下,两国能够制定合作模式,而不影响各自立场或意味着接受或承认对方的立场。但是,在我们确定问题的核心之前,不可能使合作取得很大进展。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做的事。

至于南大西洋的渔业资源,我谨同一些请愿者一样指出,阿根廷-英国渔业委员会自四年前成立以来正在进行的工作。两国一直在交换有关在南大西洋海洋区域捕鱼活动的情况,以便维护最宝贵的公海鱼类。

本着这一精神,委员会在最近的会议上审议拟议中的谅解,以便建立一个较长期的合作框架,从而保护该地区的渔业资源。也许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但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我们希望实现这一目标。

阿根廷政府继续分析渔业协定的模式。尽管我们希望这不会成为一个孤立的行动,并将属于同南大西洋有关的其他问题的谅解的范畴,在这一基础上进行合作是可能和可取的。

正如请愿者所指出那样,双方已经开始把渔业问题上的合作当作一条普遍原则。这是很大的进展,我们认为这应扩大到其它领域。

在渔场和保护领域方面的合作促使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今年5月采取平行行动,关闭鱿鱼渔场,两国政府这样做都表现了对这一资源的协调能力和高度的责任感。

我谨强调,阿根廷正从保护的立场出发处理同渔业委员会有关的问题。这反映在国家渔业立法中,这一立法根据保护和合理的原则管理资源的出口。在此基础上,阿根廷渔业当局正在确定定根茎不断研究和科学评估所提供的数据按照鱼种的生物能力和可持久地捕鱼的压力核发捕鱼证的程序。

阿根廷政府希望,两国在保护渔业资源方面进行合作的这一例子,将成为我们同联合王国正在讨论的南大西洋其他问题的协议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阿根廷渔业当局规定的提早结束鱿鱼捕捞季节的作法得到了海军的严密监视,从而表明了我国对以负责任方式捕鱼的承诺。

在碳氢化合物领域,阿根廷政府已告诉联合王国,它准备探索使其能够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建设性方法的模式。出于这个原因,如果未事先在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之间达成谅解,我们将不接受在有争议地区进行任何石油勘探和开发活动。为了达成这样一项谅解,我们将于7月14日和15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高级小组第三次会议上同英国官员会谈,我们相信,在这次会议上将能够为一项双方感到满意的解决办法奠定基础,而不损害彼此对有争议地区的主权或海洋管辖权的立场,因为有关这点的任何安排将属于所谓“主权保护伞”的范围。这将是一次困难的谈判,如果失败可能产生将不利且极为严重的影响,我以后将提到这种影响。

我只要强调阿根廷政府向联合王国提出的建议——这点还未提到过,即要它负责清除1982年冲突期间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布下的地雷,这样做符合有关协助扫雷的第48/7号决议的精神,该决议是阿根廷参与提出的,在1993年10月19日未经表决获得大会通过。

为此目的,已经为确定这项安排执行的必要细节进行了接触。尽管意识到充分执行这项任务所涉及的高度的技术性困难,我们希望在这项工作中达到尽可能高的标准。我可以向委员会保证,我们确实将取得成功。请愿者勒克斯顿先生向我提出挑战要我第一个走过被清除的雷区,因此,显然我本人关心这件事,我们是出于高度优先感提出倡议的,这证明阿根廷政府特别注意该群岛注明关切的问题。

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提出扫雷这个想法,自然我们认为对布雷的情况负有责任,从岛上居民的出版物中我们可以看到,地雷的存在是一个日常问题,应当制定办法消除地雷,这正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我们希望,这一姿态将会得到赞赏,我要指出请愿者中没有人谈到这一点,但我们将继续努力。

与此同时,在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方面取得了进展。1993年7月12日的谅解已在争取南大西洋军事局势正常化方面带来了更大的进展。

在这方面,我们希望继续朝着彻底消除自1982年冲突结

束以来存在的各种限制的方向发展,以便相互信任能够扩大到双边关系的所有方面。

这些进展确实非常重要,然而,尽管这些领域取得进展,其他领域却有并非不重要的挫折。首先,争端的基本问题,更为糟糕的是,谈判这一事实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我们在此向联合王国重申,我们准备恢复谈判。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我们预先退让什么,只是我们准备在谈判桌旁坐下来谈。我本人希望能同早先发言的各位请愿者坐下来,以便答复他们提的一些问题,并同他们交谈。我已说过,在桌旁坐下来并不意味着我们已在哪一点上认输。只不过是坐下来喝一杯茶或咖啡并交谈而已。

除了在解决问题方面缺乏进展以外,我还必须回顾1993年英国在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地区采取的管辖措施。正如本组织正式文件中指出,阿根廷抗议并坚决反对这些措施。这些措施事造成一种非常严重的不确定因素,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措施将会有怎样的后果,就要求而言,是否到此为止,或者还会有进一步的措施?

由于联合王国对渔业采取新的管理措施,该地区的局势已变得更加复杂。他们采取这些措施,尽管两国政府已在1993年5月7日商定,在主权模式的保护下,在《保护南极洲海洋生物资源公约》的架构内重新努力,以期确保有效地保护这些水域中的资源。我们认为,这些措施与《保护南极洲海洋生物资源公约》并不一致,这无疑将意味着,这场双边争端将被带进《南极条约》。我认为这就是英国这一单边——实际上是没必要——的行动的危險所在。

回到石油问题上来,如果象我所说的那样在今后的谈判中不能同联合王国达成协议,而那一国家又选择单方面作出决定,所造成的局势非常消极的后果。

如果一方在有争议地区单方面开采不可再生资源,那将破坏国际法的准则和原则,国际法规定,在某一领土的主权争端尚未解决时,不开采不可再生资源的义务。这就是国际社会对这种局势的解释,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1976年12月1日大会第31/49号决议明确指出,

“要求双方在群岛正在进行(大会第2065(XX)号和第3160(XXVIII)号决议)所建议的进程时,不要作出可能意味着片面变更局势的决定。”(第31/49号决议,第4段)

出于这些理由,我国政府决心采取一切在国内和国际上

可能必要的法律和司法措施,在不能达成双边安排的情况下,阻止在争议地区单方面开采碳氢化合物。阿根廷政府已把这一决心通知英国政府和石油工业。任何在这一地区开展活动的公司,都必须承担不顾这一警告的法律后果。

现在,我要谈谈我早先提到的第三个方面,即与群岛,特别是群岛居民的关系问题。为此,我要通过请愿者,用他们自己所用的语言,向群岛居民说话。

(以英语发言)

大会和非殖民化委员会的决定清楚地确定,只有阿根廷和联合王国才是这场争端的当事方面。群岛居民没有这样的地位。但是,他们的影响对英国政府,特别是英国议会有作用,而英国政府和议会必须同阿根廷政府和议会一起解决这一问题。阿根廷在处理解决争端的必要性时,考虑到这一事实。我们这样做,因为我们认识到,处理这一问题而不考虑问题的人的方面,客观上不可想象的。因此,在认群岛居民有任何否决权力的同时,我们打算更好地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意见,以便达成对各方都有利的协定。我们充分认识到他们对英国议会决定的影响。

同群岛居民建立直接的联系,这对我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政策至关重要。为此目的,我们应该共同考虑短期内可在那些地区开始接触,以造福于那些生活在群岛和大陆上的人,并满足他们目前的需要。

我们准备建立桥梁。我们准备作出努力,使他们相信我们的立场不仅是公正的,而且对他们也是有益的。

在特别委员会去年届会期间,一位请愿者特里·佩克先生针对维持群岛居民生活方式的问题,提出了几点。我即席答复说,我认为我们可以在大多数问题上满足群岛居民。现在在全面了解情况并对他所提出的各点——我认为多达14点——作了充分的分析之后,我可以这样说。

我重申,我们现在可以同意大多数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同我国自由的政治和经济机构是相容的。简单地说,我们可以充分保证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因此,我强调我们准备讨论这些问题的内容,特别是允许设立地方法庭和一套地方税务制度、维护群岛居民的财产权、他们自己的教育制度、运输和通讯、收入的分配、以及关于资源的决策和许多其他问题。

在这里我愿回顾指出,1853年批准的《阿根廷宪法》采用一种联邦制度,根据这种制度每一个省份都可以有它自己

的宪法。每一个省份的地方宪法保证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司法管理和教育制度。每一个省份都有它自己的地方机构,并有这些机构管理。它们选举产生自己的省长、立法人员,以及其他的地方官员,联邦政府不干涉。

至于财产权,阿根廷共和国的所有居民都享有自由地使用其财产的权利。

我举这些例子是要强调,我们打算认真讨论保留群岛居民生活方式的意图,是得到我国本身的宪政经验支持的。我们准备交换意见,这种意愿现在同1993年一样强烈。我们甚至愿意分析可能被认为必要的特殊情况。

说了这些之后,现在让我谈谈其他问题。我们继续为群岛和南美洲大陆之间的一切交通来往提供便利。我们已经批准并正在为一家智利航空公司设立从智利的阿雷纳斯角到群岛的航线提供便利,中途可选择在阿根廷的里奥加列戈斯停留。我们正在尽力促成一条从乌拉圭到群岛的同样的航线。我们当然希望直接来往,但是,退而求其次,设立与同我国关系非常良好的邻国之间的航线,也是好办法。

尽管阿根廷政府为群岛和南美洲大陆之间的交通来往提供便利,但是应该理解,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既合乎逻辑又有效地代替与阿根廷领土的直接通航。现在的局面已经变得非常奇怪。我们看到群岛居民,而且不是一两个,而是为数不少的群岛居民前来访问他们的亲人或投资,但他们必须经过阿雷纳斯角进出我国,这种办法费用高昂,很不舒服。

就新闻界发布的有关可能赔偿群岛居民的消息而言,我愿说明如下。这种说法并不是阿根廷的建议,也不是阿根廷首先提出的设想。但是如果必要,阿根廷政府愿意在今后恢复对这一群岛的主权的进程中加以考虑,但有一点要理解,赔偿并不意味着任何群岛居民必须放弃他们的家园,或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

我讲说一些请愿者对这个建议不是很感兴趣。我不知道这是由于他们认为我们没有钱或者是我们的入会遭到反对,还是因为这根本办不到。我认为,把从金钱方面给予一些补偿作为尊重当地居民的生活,并给予了他们特殊地位的一整套办法的一部分不会触犯他们。英国政府在1970年代有这个想法,我认为,它的想法是支付给岛民大约700万英镑。但这个办法没能行得通。这个情况是很典型的。必须把从金钱方面给予补偿的办法包括进去。这不是贿赂。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贿赂岛民,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与其家园

的联系象温迪·特加特夫人等所描述的那样强烈。那是非常感人的一种联系,我们不想干预。

我甚至必须感谢勒克斯顿先生,因为他在他的发言初稿中谈到了我的“不正当的计划”,但他在发言时省略了“不正当”一词。我得感谢他,因为在今天的会议上,他在发言中作了一点小小的改进。

该群岛的一些人说,如果我们不首先放弃我们的要求,他们不想进行任何对话。这个顺序是不合理的。我们必须首先同意有不同意见,然后着手努力。如果我们面对面坐在谈判桌旁,我们并不是在作任何应允,或者在哪一点上放弃自己的立场,我们只是坐在谈判桌旁,仅此而已。如果他们想说服我们,他们必须与我们会面,不要只是一年在这个委员会会一次面。我们策略的实质是要说服他们,如果我们想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也必须与他们会面。我认为,在该群岛上对其中一些问题存在不同观点。我相信在该群岛上存在了一些更现实的想法,容许我们继续我们的努力。

四年前,理事会以“不与阿根廷有任何联系”的政纲获选。上一次它的政纲变成了“除了捕鱼和石油问题外,不与阿根廷有任何联系”。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盼望找到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已经有165年了。我们准备再等165年说服岛民相信我们的建议是合适的办法。我们有些固执。

我们与英国方面的对话应该有一个开放的议程。例如,我们可以讨论贸易、环境问题、该群岛与阿根廷大陆领土直接通航、旅游业、旅游人数和学生交换。例如,在阿根廷门多萨举行的阿英非政府性质的会议上进行的意见交换中曾从积极的角度提到了后一个问题。所有这些建议都强调,我们准备分析考虑到岛民的特性和福祉的所有可能的选择和方案。尽管我们承认岛民的特性及其生活方式,但我们必须说,我们愿意尊重的他们的具体特征中有一部分是过去165年来所采取的管理决定的结果,使我们不能在该群岛投资,或迁移到那里,也不允许我们为此到那里去看看。所以说有一种人为的管理背景可以解释他们生活方式的过急特点。但这是生活中的一个事实,我们完全愿意在它不作任何改变的情形下接受这个事实。

(以西班牙语发言)

自1982年以来国际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马尔维纳斯群岛、联合王国和阿根廷也是如此。



今天的阿根廷已经建立其充分有效的民主体制,它尊重人权和各项基本自由。这已得到一些请愿者,包括其中言词最激烈者的承认。这使我们感到极大的欣慰。他们说这件事是最近发生的并不会使我们感到不安,因为这是过去的情况。

今天的阿根廷在国际上享有信誉并得到尊重。它的经济政策使外来投资重新成为的确可能的事情,从而促进了增长和大众的福祉。它的对外政策也赢得了新的声誉,因为它的出发点是积极致力于和平和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坚定支持安全理事会--阿根廷目前是该机构的非常任理事国--以及积极参加维持和平行动和发展美洲的合作安全。

根据这项政策,阿根廷与巴西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就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开展合作达成了协议,并批准了《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它是禁止化学武器的各项区域协定的缔约国,并加入了导弹技术管制制度,取消了它的所有导弹项目,将它的空间活动完全用于和平目的。因此,毫无疑问,我们正在推动确保使我们区域成为世界上最和平的区域之一。

同时,我们在本区域与智利有着密切而热情友好的关系。这种关系由于1991年达成协议而得到了加强。这些协议有助于在两国之间建立新层次的合作。基础设施和经济贸易方面的一体化正日益加强。智利在阿根廷的投资已达到极高的水平,两国开展了许多联合项目,例如阿根廷-智利天然气管道项目。这是说明世界已发生变化的一个例子,因为参加这个项目的将有阿根廷、智利、英国和美国的一些公司。显然,这在十年前由于四个原因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应该非常认真地考虑到所有这一切。它意味着马尔维纳斯群岛可以得到具体好处。然而,英国军事基地在那里的存在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一个产物,它无视新的国际形势、新的区域形势和阿根廷新的现实。它还意味着无视柏林墙的倒塌、极权主义的结束、种族隔离的结束、中东和平进程以及我们时代的其他深刻变革。

我们认为,不论说什么,岛民们不应该夸张,因为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改变。阿根廷目前的态度,包括坚定明确地承诺只以和平手段解决我们与联合王国的所有争端,使得不进行对话更加站不住脚而且不合逻辑。

最后,我要预先感谢委员会支持有关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它是有利于解决争端的又一次非常重要的声明。我相信,它将得到与去年的决议草案同样的支持。

阿根廷重申强烈希望根据委员会和大会的决议解决这个问题。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是否有委员会的成员愿意在我们就委内瑞拉介绍的决议草案采取行动之前发言?

阿达乌伊先生(突尼斯)小领土、请愿书、新闻和援助小组委员会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知道时间已经很晚了,但我仍然想说几句话。

我国代表团非常感激阿根廷外交部长吉多·迪特利亚先生采取主动行动,和我们一起来到这里,并清楚和毫不含糊地解释该国的立场。

外交部长刚刚告诉我们,阿根廷现在是如何寻求通过谈判以及和平对话--然,是在联合国有关决议的框架上之内--来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问题。阿根廷外交部长所倡导的方式是卡洛斯·梅内姆总统的民主政府全面外交政策中的一个真正积极组成部分。阿根廷在国际上了不起的主动行动,包括其在国际组织中提出的各种建议,体现了阿根廷争取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政策,特别是在阿根廷特别关注的区域。

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赞赏委内瑞拉代表的发言,他刚才好意地介绍了决议草案。他呼吁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该决议草案,我国代表团谨加入他的这一呼吁,这是因为,正如他雄辩地说明的那样,在这里的所有代表团都是两个当事方的朋友,因此,我们必须鼓励它们进行对话和谈判,以便寻求和平解决。我国代表团希望看到委员会所有成员均同意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该决议草案。

萨马纳先生(巴布亚新几内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支持该决议草案,它涉及阿根廷和联合王国的主权要求问题,这一持续的争端。该决议草案还促请争端双方通过折衷和对话解决这一局势。

我在就这个问题发言的时候,希望赞扬阿根廷外交部长的出席,并表示感激他在我们处理这个非常关键敏感的问题时进行努力和出席会议。

我国代表团将继续支持并鼓励我们的阿根廷兄弟和我们的英国朋友继续通过和平方式寻求解决。然而,我们以前在1993年审议这个事项时所提出的问题涉及这一事实:当前的决议草案没有触及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岛屿上居民提出的自决问题。我在对请愿者之一提问时提出了居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随着人口的增长,这将是一个正在出

现的问题。

阿根廷外交部长提出这一观点：如果居民由于是土著居民而从来就是阿根廷人，那么很显然这里的论据将有所不同。这样当我们认识到居民是否土著居民这个问题时，我们还考虑到这一事实：该岛屿上的这些特殊居民已经在那里生活了165年多。因此，出现了关于福克兰岛屿，即马尔维纳斯的殖民地位的定义问题。虽然目前的决议涉及领土主权问题，但它没有触及该岛上的第六代居民的自决问题，这些居民的观点和意见可能没有得到考虑。

然而，我们支持突尼斯代表的建议，我们将在涉及正在继续的主权争端问题的方面支持目前的决议草案。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如果没有其他成员希望发言，并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我们准备不经投票通过载于文件A/AC.109/L.1819中的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通过。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那些希望解释其关于刚刚通过的决议草案的立场的代表发言。

塞尼洛利先生（斐济）（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支持了委员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载于文件A/AC.109/L.1819中的决议草案的愿望。我们还参加了去年的协商一致意见，尽管在以前的几年中我们在同样的决议草案中投了弃权票，因为我们对这些决议草案的内容和本委员会的任务之间的关系持有保留意见。

尽管我们参加了协商一致意见，我国代表团仍然继续持有同样的保留意见。这些保留意见产生于这一事实：我们所通过的决议草案基本上集中于关于所涉附属领土，即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的主权问题。我们认为，应该在另一个论坛上正确地处理这个主权问题。

这个委员会被授权监督载于1960年12月14日第1514(XV)号决议中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我们所通过的决议丝毫没有集中于《宣言》中所载的所有人民均享有自决权利的原则；这些人民由于其权利应能自由地决定其政治地位，并自由地寻求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

如果本委员会认为关于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的问题是一个主权问题，而不是领土人民的自决权问题，那么，我们就应当给当地考虑在附属领土的名单上除去这个领土。关于这个领土的主权争端，我们认为，这种争端应在其他地方加以

处理，而不是在关于非殖民化的委员会中处理。

我们尽管有此保留，但却同意该项决议，因为我们意识到存在着一个有关该领土的国际争端，而且我们不能反对这种想法，即这种争端应通过对话和谈判和平解决，我们认为这是我们所通过的决议草案的基本主旨。

梅迪纳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要在解释古巴的立场时表示充分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要求。古巴认为，阿根廷对该领土的主权是无可置疑的，我们表示希望这一争端将通过有关方面的对话和合作解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成为委员会刚刚通过的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

班加利先生（塞拉利昂）（以英语发言）：我之所以要求发言，是想解释我们对刚刚通过的决议草案的立场。我国代表团再次同各成员一道一致通过有关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问题的决议草案，因为除其它原因外，我们主张通过谈判及和平地解决争端，不管是国家或国际争端，也不管其性质和起源。

因此，我们同意决议草案要求阿根廷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进行对话，以迅速解决对长期的主权争端。

我国代表团还认为，尽管两国政府争取和平解决该问题，然而应按照《联合国宪章》第73条的规定认真考虑该群岛居民的利益。因此，我们认为今后也应按照《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在这种决议中提及岛民自决的问题。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请愿者及阿根廷外交部长今天上午向委员会提供的情况。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在结束本项目之前，我谨向阿根廷外交部长阁下及参加辩论的所有请愿者表示感谢。

委员会现有结束对该项目的审议。

西班牙代表要求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苏卢埃塔（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要感谢你和委员会其他成员同意西班牙参加讨论的要求。我们还感谢秘书处准备了有关直布罗陀问题的工作文件A/AC.109/1195，尽管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我国政府提供的观点仅仅不全面和不准确地反映在文件中。

联合国在大会和本委员会接连所作的决定中，清楚地确立了适用于直布罗陀问题的原理，表明按照第1514(XV)号决议所体现的原则，该领土的非殖民化不是自决的问题，而是恢

复西班牙领土完整的问题,而上述决议是联合国提出的非殖民化进程的基础。

我还要忆及,英国和西班牙当局正根据1984年在布鲁塞尔签署的联合宣言举行了双边谈判,以解决有关直布罗陀的争端,这些谈判正处理主权的问题并正争取推动互利的合作。我还要指出,西班牙当局多次表明他们充分愿意确保对直布罗陀人民合法利益的应有尊重,还认真考虑到直布罗陀营人口的利益。

直布罗陀人的代表被邀请参与谈判进程,而且确实在1988年之前积极参与,他们在那一年决定停止参加。我们希望,他们将重新考虑这一决定,并在此本着建设性的精神参与这一进程。尽管很显然,根据大会的原理,自决的原则并不适用于直布罗陀问题,然而西班牙政府认为,在该领土非殖民化的进程中,其个性和特殊的特点需要同该人口的合法利益一道考虑。西班牙政府完全愿意保证在一个经谈判取得的解决争端的最终办法的框架内,根据联合国大会的有关决议适当保

障所有这些方面。

我要代表我国政府就西班牙对今天在本委员会中所提出的某些说法的立场表示保留。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并根据所得到的指示,保留向委员会转达适当的答复和澄清的权利。

#### 工作安排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 如果没有别的委员会成员要发言,并考虑到情况进展的方式,我建议委员会在其下一届会议上继续审议该问题,这将视大会可能在其第四十九届会议上所发出的任何指示而定,并建议本委员会向大会移交所有有关文件,以方便第四委员会审议该项目。

如果没有人反对,就将这样决定。

就这样决定。

下午1点25分散会。